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珞巴族简史

《珞巴族简史》编写组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拉萨

封面设计：阿布

责任编辑：冯良

珞巴族简史

《珞巴族简史》编写组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32开印张：3.75插页：6字数：8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2月西藏第2次印刷

印数：1,501—3,000

ISBN7—223—00062—7/k·19

书号：11170.60 定价：0.94元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一九五六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到一九五九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一九六三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陷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这个愿望也就无从实现。现在，我们决定把各族简史的下限写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充实，陆续分别公开出版。

由于少数民族史料，特别是民族文字史料，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套丛书的编写仅能从目前能够利用的史料出发，加以我们编写者水平的拘限，粗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以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辑组

目 录

出版说明	
概 论	1
第一章 族源和远古社会	6
第一节 族称、族源和迁徙	
第二节 传说中的远古时代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父系氏族 社会	16
第一节 磨制石器的使用和种植业的发展	
第二节 父系氏族制度	
第三节 部落组织	
第三章 西藏地方政权对珞渝地区的管理	30
第一节 吐蕃以来珞藏民族间的联系	
第二节 西藏地方政府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管理	
第三节 西藏地方政府对马尼岗、梅楚卡及其它珞渝地区 的管理	
第四章 家长奴隶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50
第一节 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发展	
第二节 家长制家庭	
第三节 蓄奴制及其它剥削形式的发展	
第四节 等级的形成	

第五章	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66
第一节	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对珞渝地区的侵略	
第二节	珞巴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六章	物质生活.....	79
第一节	服饰	
第二节	饮食	
第三节	住宅	
第四节	交通	
第七章	宗教信仰.....	88
第一节	自然崇拜	
第二节	图腾与祖先崇拜	
第三节	巫师及其宗教活动	
第八章	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	98
第一节	科学知识	
一、	数学知识	
二、	天文历法	
三、	医药知识	
第二节	文学艺术	
一、	民间文学	
(一)	神话、传说、故事	
(二)	史诗、谚语和谜语	
二、	艺术	
(一)	音乐和舞蹈	
(二)	工艺美术	
后 记	111

概 论

珞巴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南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北至雅鲁藏布江的广大珞渝地区和米林、隆子等县。长期以来，珞巴族人民以勤劳、勇敢、酷爱自由和不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而为世人知晓。他们与藏旅、门巴族等兄弟民族一道，在开发喜马拉雅山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伟大业绩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珞巴族人口约有二十余万人。一九八二年我国人口普查，在实施普查的地区，计有人口二千零六十五人。珞巴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多种方言、土语，无文字，过去以刻木结绳记事。

珞渝地区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主脉南侧，向南延伸至印度阿萨姆平原与北面广大山区的衔接线。区内山脉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逐级下降，至中部地区下降尤甚。全区平均海拔在三千米左右，接近平原的地区，海拔仅为三百米。由于河谷切割，山势陡峻。海拔七千七百五十六米的南迦巴瓦峰，高耸入云，终年白雪皑皑，蔚为壮观。此外，加拉白垒峰、念金岗日、错嘎日等山峰，也颇为有名。

区内河流多为南北纵贯，两岸陡峻，水流湍急，河床比较大，险滩跌水多是这里河流的特点。雅鲁藏布江在藏区自西向东流经千里后，至墨脱东北端急折向南，一改前段的温驯，犹如脱缰的野马，呼啸而去，纵贯珞渝全境，在巴昔卡附近流入印度。其它河流如丹龙曲、仰桑曲、西巴霞曲和锡约尔河亦滩多流急，不

“曲”为藏语音译，意为“河”。

宜涉渡。

珞渝位于北纬二十七度至三十度之间的低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和准热带气候，常年多雨、温和湿润。不过因海拔相差悬殊，气温也随之变化。一般说来，海拔每升高一百五十米，气温约降低一摄氏度。在一千五百米以下地带，一般为亚热带或准热带气候，这里炎热多雨。以墨脱为例，其海拔为一千零七十米，年降雨量为三千毫米；在一千五百至三千米地区，温和湿润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在十七摄氏度左右，降雨约二千毫米。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区则比较寒冷。

珞渝地区每年四至九月为雨季，由于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受到喜马拉雅山的阻挡，降雨量从南向北逐渐减少。雨季期间，海拔三千米以下地区，常为倾盆大雨，连日不断，山溪急流直下，冲毁道路，给交通带来困难。每年九月至次年四月，在北部的高山上开始积雪，地势越高，积雪越早、越深。北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山区，由于南、北冷热气流相遇，降雪量很大，积雪深达两米以上。这里又因地形复杂、山高谷深，致使气候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夏日当空，高山顶上往往积雪，犹如寒冬，河谷地带却又炎热多雨，实属盛夏。因而有“一山见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民谣。

多样性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动、植物品种资源的宝库。珞渝北端的墨脱，为我国著名的自然保护区。

珞渝地区在三千八百米以上的山地，属高山寒带，主要植被是高山灌木和草甸，其中以雪莲花、黄连和高山大黄等药用植物最为著名。海拔二千四百~三千八百米的范围内，为高山温带，遍布铁杉、云杉和冷杉。此外还有药用价值很高的天麻、竹节三七、七叶一枝花、秦艽、当归和黄芪等。海拔八百至二千四百米的高

山峡谷，属山地亚热带气候。森林以常绿阔叶林为主，上部有少量的针叶林，其中尤以樟、桂、栲、楠等用材林最为珍贵。此外还有茂密的竹林。海拔八百米以下为准热带气候。河谷两侧森林蔽日，藤蔓交织，到处是高达三十至四十米的参天大树。其中有猴欢喜和多种榕树。同时还有各种野生油用植物，如油瓜、马旦果、油葫芦等。此外还有长达二百公尺的白藤和大片的毛竹，为珞巴族编织品种繁多的生活用品提供了宝贵的原料。

除了上述野生植物外，由于珞巴族人民善于经营农业，农作物品种也很丰富。有水稻、旱稻、玉米、鸡爪谷、大豆、绿豆、四季豆、马铃薯、芝麻、甘蔗及各种菜蔬。他们种植的香蕉、菠萝和柑桔等多种亚热带水果弥补了西藏高原的不足。

珞渝地区的动物资源也很丰富。除了家内饲养的大额牛、黄牛、猪、鸡、羊外，还有虎、豹、熊、鹿麂、獐、水獭、野猪、野牛、豪猪、麝猫、猓獾等野生动物。

由于森林茂密，气候适宜，因而鸟类也很多。如鹰、鹦鹉、文鸟、喜鹊、画眉、杜鹃、孔雀、夜莺、云雀、野鸡、啄木鸟、猫头鹰、食蜂鸟等。其中犀鸟为一级保护珍禽。此外还有各种味道鲜美的有鳞鱼、无鳞鱼及众多的爬行类、两栖类动物。

珞渝地区的矿产资源尚未进行系统勘探，初步已知的有煤、云母和有色金属等。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

珞渝地区不仅景色绮丽，物产富饶，而且很早就被我国的远古先民所开拓，成为一块可爱的疆土。早在新石器时代，珞巴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与藏族的先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藏、珞两族人民远在古代就有密切的交往。珞巴族的古老传说，就把藏、珞两族的祖先描述为同胞兄弟。据藏文典籍记载，早在公元七世纪，珞渝地区就同吐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了该王朝崩溃

前后，珞巴族和藏族之间的民间往来已相当频繁。公元十至十二世纪，西藏地方虽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并未中断，珞渝地区的一些名山是藏族僧人向往的圣地。藏巴嘉热益喜多吉（1161—1211年）还把珞渝地区的札日指认为神山，开创了藏族佛教信徒定期到珞渝朝拜的大型宗教活动，从而促进了藏珞之间的密切交往。十五世纪中叶，著名喇嘛汤东杰布到广大珞渝地区传教，受到珞巴族人民的欢迎。十七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对珞渝广大边境地区加强管理，设立有关的行政机构，逐步推行各种差税制度，加强了珞巴族与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珞渝地区尽管崇山峻岭，交通阻塞，与外界交往比较困难，但珞巴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总结经验，提高了同自然作斗争的技能，推动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近几百年来铁质工具的逐步广泛使用，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大约不晚于十代人以前，珞巴族社会已出现了家长奴隶制。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我国珞巴族地区，如同祖国其它兄弟民族地区一样，也遭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随后，英国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直到目前，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印度侵占。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米林、墨脱、隆子等地的珞巴族人民，与藏族、门巴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随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国家对这个长期处于极端贫困而又人口较少的兄弟民族，给予特别的照顾和关怀，采取了积极的、慎重稳进的方针，促进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使珞巴族人民从解放前使用弓箭、木锄的落后状态进入现代的文明领域。在帮助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党和政府对发展珞巴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极为重视。在他们

居住的地区内兴建学校，使珞巴族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正规的教育。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还被送到北京、拉萨、咸阳等地的高等学府或中等技术学校学习，使其成为本民族第一代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材。现在珞巴族已有自己的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其它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解放以后，珞巴族在政治上也获得新生，他们的代表参加了县、自治区和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与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共同管理国家大事，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已经得到解放的珞巴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第一章 族源和远古社会

第一节 族称、族源和迁徙

族源和分布 珞巴这一族称，来源于藏族对居住在广大珞渝地区的人的习惯性称呼，意为“南方人”。“珞”这一译音，在藏文典籍中有多种写法，意思也不同。在较早的藏文典籍里，有的写作 ལོ་ཡོ་ལོ་，意为“智慧”；有的写成 ལོ་ལོ་，意为“附近”；有的写为 ལོ་ལོ་ལོ་，意为“南方”；也有的写成 ལོ་ལོ་ལོ་ལོ་，意为“没有开化”等。在稍晚的典籍和近代的官方文书中，基本上统写成 ལོ་ལོ་，带有歧视的性质。这些情况说明，“珞”这一读音，无论是作为地区名或民族名，原来是没有特定含义的。到了后来，随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强化，西藏统治阶级蔑视后进民族的心理愈演愈烈，因而在文字上，采用了这一辱称。

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珞巴族这一族称，在藏文里也统一恢复过去曾经使用过的“ལོ་ལོ་”字，意即“南方”。这样既摈弃了往昔歧视的意义，又符合珞巴族居住在西藏南部的事实。关于珞巴这一族称，在藏族的口语和文字中，也曾使用过“卡路”和“丁珞”的称谓。这是根据距离藏族地区的远近而使用的，“卡路”指近处

见于《红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晒兰本第41页。此资料及注均黄颢同志提供。

见于《红史》，北京民族宫藏的另一版本。

见于《贤者喜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本 函第51页下。

见于《贤者喜宴》的其它版本。

的或上面的珞巴；“丁珞”指远处的或下面的珞巴。

在珞巴族内部，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称，其名称随部落的不同而异，在珞渝靠近察隅的丹龙曲流域的十三条山沟的范围内的珞巴人，自称为“都都”或“义都”，对于义都，墨脱的门巴人称他们为“扎纳”，西方人称他们为朱利嘎塔（意为“剪发的人”）或“米什米”，后一称谓带有污辱的性质。

义都人西边至雅鲁藏布江两岸一带的广大地区，住着数个珞巴族部落。在北部墨脱加热萨和旁辛一带，有米新巴部落。在米新巴南边的达木、卡布地区，有米古巴部落。在墨脱东南部的仰桑曲两岸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达额木部落。在达额木部落的南方和西南方的雅鲁藏布江东岸的辽阔地域，是希蒙部落的住地，他们居住的村子主要是许木、吉刀、西金、巴陵、日果、哥布克等。在希蒙人的南边是巴达姆部落，他们居住的村子主要有巴当、西里、密蒲等。

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至锡约尔河流域一带，也有众多的珞巴族部落。在北部的都登及西部的大片地方为坚波部落，他们的主要村庄为江波；其西边马尼岗、卡绕及米林一带为博嘎尔部落。在博嘎尔部落东南方向为博日部落，他们的主要村庄是日若、杜布等。在博嘎尔南方和东南方为梭波部落，主要村庄有亚卜伊克、达东、达固尔。

在梭波以南一直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广大地区为民荣部落，主要村子有潘金、更仁等。在民荣人的西边为迦龙部落，迦龙人的重要村子是阿龙、钦邦和库京。在博嘎尔西南至西巴霞曲流域的广大地区为德根部落。德根部落人数众多，分布地区也广，几乎占据了西巴霞曲流域东北部地区。上述各部落中的巴达姆、民荣、迦龙、德根、博嘎尔等，又被西方人称为“阿波尔”，意思是“不驯服的人”，有歧视的性质，后又改称为阿迪（Adi）。

在德根部落西面北端的塔克新一带，杂居着巴依、玛雅和纳等部落。再往南和西南即是崩如部落。该部落的重要村庄为比夏、米里等。在崩如南边的广大地区为崩尼部落，他们的主要村庄为府里、胡里和塔里。在崩尼南边济罗一带，居住着有名的阿帕塔尼部落。在崩尼、崩如的广大住区内，还有分散居住的苏龙部落，据称他们是当地的土著。在西边靠近门巴人住地的地方，又居住着鲁苏、阿卡、布根等小部落。崩尼部落，过去西方的学者又称为达夫拉人。现在国外把崩尼、崩如、阿帕塔尼、纳和苏龙等部落统称为“尼升”，意为“山林里的人”。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珞巴族包含了二十多个不同自称的部落，他们都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

族源和迁徙 珞巴族自己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在藏、汉文著作中，资料也极为缺乏。因此关于他们的族源问题，只能从各部落的传说中去探寻。从有关资料判断，珞巴族大概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蕃衍而来的。我们将有关各个部落祖先来源的传说及迁徙的历史简述于下。

东边的米古巴部落主要由波觉和嘎窝两个氏族组成。按照传说，他们是从北部的波密迁来的。大约在许多代人以前，有叫央色和嘎嘎的两兄弟，住在波密的一个村子里，由于受不了藏族领主的压迫，兄弟俩只好离开，向南翻过呷龙山后，以射箭选择各自的住地，箭落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定居。结果央色的箭射到卡布，箭落到地上，变成了一块大石头，他就迁到那里定居，他的子孙就是后来的波觉氏族。弟弟的箭落在桑巴提钦，变成一片竹

“苏龙”是他称，他们自称“布瑞”。由于前一称谓流传较广，故仍沿用。

林，他迁到那里。他的子孙就是后来的嘎窝氏族。这就是米古巴迁徙的情况。

靠近下察隅的义都，基本上也是从北向南迁徙的。据现在定居在察隅的义都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小塘一带向南迁到察瓦弄，再向西经波中、阿古雅山区到达安尼尼附近的阿坚匈的。在一些外国文献的记载中提到，现定居在安尼尼的米连氏族的传说，也讲他们的祖先原住在北部藏区的茵尼拉本，然后向南移到卡倍安达，才定居在今天的住地。我们现在难以断定，南尼拉本是否在巴塘附近，但两个传说都讲到他们从北边的藏区迁来，二者是一致的。

达额木部落原先住在墨脱一带，约在二百年前左右，由于门珞族之间的矛盾，引起一场较大的械斗。达额木部落的珞巴人被打败，向南迁徙至今住地。此外，巴达姆、民荣、希蒙等部落都有由北向南迁移的历史传说。这些迁徙情况，与博嘎尔部落关于他们的祖先由北向南迁徙的传说是一致的。

按照博嘎尔部落的传说：珞巴族的始祖阿巴达尼原先住在工布，后来经过当嘎地方，迁到米林村的巴登帮嘎，在那里定居了一段时间。阿巴达尼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当邦，当邦有两个儿子即邦姆和邦蒙；二儿子叫当坚，当坚有两个儿子，即坚洛和坚博；三儿子叫当日，当日有两个儿子即日古和日杨。阿巴达尼的三个儿子分三路向南迁徙，进入珞渝地区。

当邦带着两个儿子往西，经里龙沟再往南走，越过色丹洛雅到达现今德根地区定居。他们的后裔就成为后来的德根部落。

见D·M·巴拉哈《义都米什米》，第11页，印度西隆1960年英文版。
参见沙秦·罗伊：《巴达姆——民荣诸文化》，第14—15页，印度西隆1960年英文版。

当坚带着两个儿子顺着雅鲁藏布江往东，然后向南进入墨脱及其以南地区，他们的子孙就成为汉宫人，即现今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希蒙、民荣两部落。

当日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纳玉山沟。到他们的子孙当波和嘎尔波兄弟时，顺着山沟往南越过纳玉东拉，到了德楞邦这个地方，他们比赛射箭。嘎尔波的箭落在果落双双，即后来的马尼岗，嘎尔波顺着箭的方向走去，定居在那里，其后裔就是博嘎尔人。当波的箭穿过八地岗地山，落到阿多地方，他就迁到那里，当波的子孙，就是邦波人。

上述传说，涉及珞渝地区几个较大部落的迁徙情况，说明了珞巴族由北向南迁徙的过程。

迦龙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和藏族的祖先是兄弟，住在藏区。兄弟长大后，父亲对他们说：你们长大了，各人种一棵树，看看最先长出的叶子指向什么方向，你们就迁往那里居住。过了不久，迦龙人的祖先种的树出了叶子，指向珞渝地区，他就离开父亲和各兄弟，向珞渝地区迁徙。

在珞渝地区西南方的阿帕塔尼部落，也有从北向南迁移的传说。传说讲述他们的祖先来自北方，那里有两条河，名叫苏普帕德和普德普米。然后由北向南渡过西巴霞曲，来到锡皮河谷里一个叫作卡尔的地方，从这里分三支迁到现在的地方。阿帕塔尼部落的传说，同崩尼部落的传说相符合。崩尼人认为，阿帕塔尼人从北向南迁移时，路过他们古麦河流域的达巴村，并在那里住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至今那里还留有当年种植水稻和纺纱织布的遗迹。崩尼人称这些遗迹为“色巴若仁”，意为阿帕塔尼人种水稻

参见海门道夫：《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吴泽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第10页。

的地方；“波扎能乃”，意为阿帕塔尼人捻线的地方。随后阿帕塔尼人又迁往果洛宁。由于果洛宁毒蛇、毒蜂和毒草多，他们不得不再往南迁到现今的住地。由于目前条件所限，我们很难论证崩尼人和阿帕塔尼人传说里的迁徙路线是否一致，但这两种说法均反映了阿帕塔尼人确实从北向南迁徙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崩尼人的达巴村，是接近藏区的一个村子。

我们从上面各个部落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珞巴族曾有一个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过程。他们迁移前的住地大致是工布、塔布、波密一带。

第二节 传说中的远古时代

珞巴族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保存了许多历史痕迹。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可以勾画出珞巴族远古时代的轮廓。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曾经历过原始游群时代。在那个时候，人们住在森林里，以采集狩猎为生。山洞也是人们经常居住的场所。人群的组织，也不象后来氏族社会那么固定，群体组成时有变化。这种社会状况，在墨脱珞巴族的传说里有所反映。

墨脱东布地区的珞巴族传说中讲到，他们的祖先是从附近浪错湖上的岩洞里出来的。人们出来时，一个老太婆因舍不得岩洞里的水，便用一个葫芦瓢带了一瓢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将水泼在地上，形成今天的浪错湖。这个从山洞里出来的传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珞巴族远古祖先住在山洞的历史。

达额木部落的传说讲到，他们的祖先原是从宫堆颇章的山洞里出来的。他走出山洞后，信步向南漫游，来到古更的一个石洞前没有路了。他向岩洞下一看，发现那里有人，便跳下去，跟他

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子孙，就是后来的达额木人。这个传说反映了珞巴族的远古先民的群体具有游群时代不以血缘为基础、离合较易的特点。

在原始群团的时候，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积累了经验，逐渐形成了以年龄差异为基础的、排除了不同辈份之间的性关系的道德规范，进入了血缘家族时代。这时作为年龄比较接近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在禁止之列的。珞巴族中普遍流传着兄妹结婚的传说，正是过去存在过血缘家族的朦胧记忆。

在兄妹结婚的传说中，以博嘎尔部落的“达蒙和达宁”这个故事最为动人。相传达蒙和达宁是天父地母结合后所生的后裔。达蒙是姐姐，达宁是弟弟，一个从事狩猎，一个从事采集和农业，他们生活在一起。弟弟对姐姐有了感情，想方设法接近姐姐，但一再遭到拒绝，后来，他们一起到了天上，太阳接见了他们，并认为地面上只有他们一男一女，虽然是姐弟，如果不结婚，人口就不能增加，这怎么办呢？于是太阳把他们关在鸡笼里，强迫他们成亲，结为夫妻。

在这个故事里，不仅讲述了血缘家族时期，姐妹兄弟之间可以互为夫妻的特点，且对那时的生产和生活的情景，也有趣味盎然的描述。其时，达宁从事狩猎，把活的小野猪抓起来，交给达蒙驯养。达蒙除从事动物驯养外，还经常采集野生植物。她用鹿子角挖地，用猴子的下腭骨松土。他们还用藤条和木头互相磨擦，借以取火。这样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在整个兄妹结婚的传说里，没有多少浪漫的情节，主要讲述各自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故事中讲述的姐弟结婚，是由于太阳为了人类的繁衍作出的安排。这种解释，给血缘婚披上了合理存在的神秘外衣。实际上，“姐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